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



詳校官江西道御史 臣龔驂文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函書別集卷十

禮部侍郎胡煦撰



古稀 篝燈約旨卷之四

論語

論語如太和元氣該貫渾淪諸賢則各露圭角矣但以

忠恕兩言熟看大學便知論語之包涵迥異此聖與賢

分別處

曾子子思孟子大賢也然其立論要皆見得明說得定而實能垂教有功百世者也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天性道之旨子貢以為不可得聞而子思聞之又有中和之訓位育之能費隱之機誠明之旨精及于無聲無臭而莫測其端察及于鳶飛魚躍而莫知其故大及于上律下襲而莫窮其際妙及于川流敦化而莫窺其神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孟子集義以養浩前此有言之者乎驗諸情而徵性善前此

有言之者乎正人心以回氣運前此有言之者乎此孟子之所發明後世有能出其範圍者乎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固在也凡昏深造道妙各有真見故其立論不必盡同揆于聖人精一之傳總無違忤若先儒所闡如存誠主敬守靜致虛格物窮理諸說凡昏四子書中所已明此諸先賢特闢蠶叢獨抒己見實能與聖道足相發明者不少槩見此又先儒與聖賢分別處敬軒薛氏曰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所謂貫即

各具之太極也又曰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物事照按貫字止是充周之義只當得發而中節之發和為達道之達字耳一貫之說已見前卷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于此著明之而于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敬齋胡氏曰一貫即體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

隨事而應無不周通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忠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即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其後子思發明中和以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言也自太元新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孔子之聖豈其不能作乎今觀六經如詩如書如禮刑定纂修之而已矣

春秋固魯史而孔子之春秋筆削之而非作也易之有翼也固所以發三聖之精蘊非易外創為不稽之論如後世之太元軌策京焦輩自為一家言也自太元作備為易外之易後世好名之士不顧其驗與不驗可用不可用遂競以著作名家今不盡去後世之偽書不盡焚後人之偽作則周易之旨不可得而明也聖人之道止有六經六經之外猶且不作六經之中猶且非聖人之自作則後世所有之書其為不經也明矣大約作者之

弊始于後人之好奇而喜新不知舍六經而言道理皆非正理故議論必以近古者為正夫今人之聰明不逮古人即一二事可以觀矣古之樂舞窮神而入化矣而今之韶夏大武猶有存乎古之瑟動天地感鬼神矣今之瑟已失傳有能復為古瑟者乎今之琴音能一一如古琴乎今之龜卜失傳有能創為龜卜而一一可驗者乎古之鍼灸古人已作之藝既已失之猶不可以復得況能作乎況有精深于此非伎藝之比者而顧作之乎

噫何陋也何愚也而猶復自用抑又何也即如龜卜之法史遷所著以為死龜漢去古未遠史遷必有所授而宋元以下乃有執為活龜者此皆好為竒論以欺天下者也不盡去天下之偽書周易之理不可得而明也何也天地之間不容有二道故也後世之書有最不可信者如兔本胎生顧以為吐而生燕之來去隨風而化乃以為伏于水此其說之可聽而實誤者也至風雲月露之詞全無道理人人藉此以博名高稱詞翰矣不揆于

理而肆于文是理之蠹也孔子于周末已有文盛之感若見後世之作宜何如傷悼乎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蓋知由聞見而入圖書既泄以後其資人聞見不少矣已知而益求其知聖人之所以為生知不知而無以為知愚人之所以終無知也無知而不自知其無知此所以妄作而不自諒也後來儒者自子雲作俑始而洪範之牽引洛書致亂聖人之經較子雲尤甚今試平心靜慮而觀之洪範本

文固未有洛書之說也武王請益于箕子而洪範因恃以不廢以其所明皆天人合一之事與周易同旨故耳至于洛書文王固準之以為後天圖矣武王親承家訓豈其不解洛書乎豈其不解洛書為周易中後天之用乎乃顧以洪範為本于洛書而請益于箕子則是文王之家教不具而武王之承受不的夫朝夕親承猶不能盡探厥旨彼偶爾之詞說便悉解乎不察其原顧以洛書為作範之具則是有聞而不之擇有見而未之識也

如是而作為有知者乎亦異于孔子矣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斯仁之蘊包含難量耳猶云天下之大皆在一仁含蘊之中是即元為善長之理元而既亨後此之善皆由元出也朱子謂天下皆與其仁豈有纔去克己天下便以仁許之乎且人而與我便可為仁人而不與便不可為仁乎若但以為心同理同即不作如此說話于克己者亦復何益且孔子之教顏子只言己身之事何與他人事而言不切己之效乎其教樊遲尚曰先

難而後豈其教顏子也而顧以其效歆動之乎此等道理不可不明亦曰許也且曰之也曰之也曰之也天下歸仁與子貢之美富孟子之萬物皆備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同義即乾彖萬國咸寧文言美利天下之旨也張子西銘皆由此出今謂天下許我以仁則非教以為仁之旨矣夫顏子所問固自治之仁非治人之仁也孔子之教惟仁字最精最微是性命之大原也如但以理同心同之說為訓與一日克復有何

關涉況必說到天下許我以仁然後討探出心同理同之旨亦大費曲折非立言之旨矣
孔子上承先聖下開來學止一仁字是天之賦而具于人敦萬化之源而為含生之主宰者也故曰天下歸仁也
仁也者一元之長善保合之太和成性之大本衆美之會聚也
就天而言之為元即方賦而言之為太和即所稟而言

之為性統天人而言之為道合性道而一之為仁長善之理既裕然後萬善由此而生大美之聚既精然後衆美由此而盛孔顏之樂樂此者也孟子之集集此者也

靖夫魯氏曰性善之旨既明則一以貫之矣

仁之本源授于天命而生機不息仁之周遍達於事物而無往不存仁之流通貫于今古而無時不然其粗則驗于居處行立之中其精則通于性命天人之合是則仁也者即聖聖相傳之道而孔子之及門所諄諄考証

者也淺者淺言之樊遲司馬牛是也深者深言之仲弓是也然猶在門戶上把持非入室之事也克復之訓則入室之事矣然猶在將違時著力所謂不遠之復是也而仁之本體究未有能啟其機俾得盡力闡揚顯然呈露者其庶求于天下歸仁之一語乎解此則一貫之一生理之真太和之保合與體仁長善之理皆在是也克已復禮如不解性量之大但以為自己一身之事與釋氏坐禪楊氏為我何異豈知一貫之道即在天下歸

仁一句中此方是聖道不同于異端處仁即一也天下歸即貫之具也唯天下歸仁然後可發而為達道子貢曰夫子之言性不可得聞宗廟百官之美富不可得見皆此仁之含蘊也子思之參贊位育語大莫載語小莫破造夫婦察天地發育峻極持載覆幬皆此仁之措施也孟子之塞天地萬物皆備皆此仁充周之量不盡之藏也今但曰天下許我以仁與克復之義有何干涉即令人不許我與克復之我又有何損當知歸仁一語聖人之

參贊位育盡在其中
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朱子謂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夫既以為天理矣又謂天理復有本體然則天理為存主者乎為達用者乎如以天理為存主之事則是存主之中又復有存主者矣如以天理為用邊之事然而聖賢之言性從未有說在用邊者也觀此則性學之不明也宜矣須知此語止是說性而已天所以原性之始究性之大本也道所以極性

之量究性之大用也故于天道之上添一與字皆本性
字之說而言之也

曹月川曰克己復禮為仁是孔顏所傳之心法吾道一
以貫之是孔曾所傳之心法夫聖人之心法一也何所
傳之旨不一歟蓋一是仁之體貫是仁之用照按此等
解說絕佳蓋貫之一字即天下歸仁之妙也
聖賢無浮泛不切事理之言周易非曠邈不可稽考之
語皆須從自身上體貼晉人清譚畢竟濟得甚事據有

識者看來直謂為無人可耳學者但能為一時所尊貴
之人一時所尊貴之事而不能為古今所尊貴之人古
今所尊貴之事非具眼者也
性相近也二章是言習也非言性也因見世間窮凶極
惡之人其初亦未必如此故曰性相近因所習殊途後
遂流極而不知返故曰習相遠習而相遠謂非生來便
如此也如此說方與子思率性為道孟子性善之旨相
合蓋思孟皆學于孔子者豈思孟謂性本善而孔子言

性反謂其中有些子戾氣乎固知合義理氣質以言性畢竟非孔子之旨即下章上智下愚亦是指習後而言非性之定也天下豈有生而聖賢生而僉任者哉其習于上而為智也至此則不可移矣苟非上知一轉移之未必不可以為惡其習于下而為愚也至此則不可移矣苟非下愚一轉移之未必不可以為善此夫子教人慎習之旨也然天下窮凶極惡之人亦必昏極聰明極伶俐之人而今謂為下愚者謂其心志陷溺邪僻而不

知反也自來解此二字謂為夫子之言性錯會相近二字之旨故以義理氣質言之夫性而可以氣質言也則是性中亦有不善者矣豈不與孟子子思之言相逕庭乎夫思孟固有所授而然也今試看論語二十篇並無一語言及性字故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身在聖門日聆聖訓猶以為不可得聞今謂此二章是夫子為性而言則誤之誤也

相近之說原自習學之後推本于命賦同原之意今以

義理氣質分而言性謂義理之近于氣質乎謂氣質之近于義理乎是二之也非近也求其說者須于乾之彖傳文言中精察繼善成性體仁長人之故方始得解性相近習相遠非謂相近之中猶有些子差錯也因見後此之習染大相懸絕故追遡其初而以為相近相近云者如云非遠云耳然其止言相近不曰一致者此理自具乾卦蓋乾之元亨利正四字全是說賦畀之事便是天命之謂性體仁四句全是成性之事全是發昏中

節之事便是率性之謂道然由元之一亨直至于正始曰各正性命則是萬物之有性命是元亨之既定萬物已得所資各正其體保合于中乃始立之名耳夫乾元固萬物之太極至一而不分者也到得各正姓名已在萬物上見得其中有人物之分靈蠢之異已非乾元渾合一致不分之時夫物而萬矣各正其性則性命之不一審矣不謂為相近而謂為一致能乎聖人之語極有分曉特人不察耳繫辭固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則一元之長是至一者也性則萬物之各正是不一者也今于不一中而追遡至一故但以相近言之況人為萬物之靈與物不同以人較人安得不謂之相近是打合儔象比量較論之詞不知此旨則相近之中便說有些子差錯矣非孔子之旨也

羊舌氏狼子野心之說是左氏之妄言非聖人之正論也夫學者立論不取正于六經四子書依聖賢大中之正之論而獨取左氏不經之談以為人生本有氣質之

性致貽悞天下貽悞後世則悞之悞矣夫左氏之書所紀皆春秋中事大約皆魯春秋之副本耳魯之春秋固聖人依為褒貶而不取其正文者也故知其文以為聖人所棄乃後儒猶悖理而取之何也夫豺聲之說固婦人之言也豈男子之智反不婦人若也即以今時之談論証之所說不經而談言微中亦或有之豈遂以為常乎况遂據之以論性乎

惟上知節是舉習之極深而不可動搖者以見其相遠

之實也性體正靜而虛靈何有知愚之可分其得以智愚分見者習也而非性也其習于率性之本而不移于近也故以為智其習于汙染之極而不移于遠也故以為愚智也者擴其虛靈之體而牖之者也愚也者蔽其虛靈之體而溺之者也一習也而智愚之分遂若天淵是愚之自遠于知也故以為遠也夫習而既移其性矣故習宜慎也孔子此兩章及子思天命之謂性章與孟子性善之說不大為改正則性道二者終古不明于天

下則轉生執性愚亦然必欲盡之此意大略天香全

學日益增而其智日開則從前之愚可知愚而自用習之所以日遠而莫移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蓋言其實也今人以聖人為天縱因致自畫抑亦不思之甚矣

孔子稱顏氏為不遠之復相近而習于近也不移者習而遠也見非下愚皆可反而習于近矣

子生三月非無知識謂為智愚皆不可也向後漸長知

識乃日開耳故智愚者習後之懸殊也譬諸盜賊壯年以後無所不為豈其初生一歲半歲遂知有盜賊之事乎七歲能為盜不五歲之野味並而習于盜少不幾皆譬諸孩提初生養于深山之中日與樵夫牧豎為儔則彼所知唯樵夫牧豎耳終其身不見美色終其身不聞雅音彼亦烏知有紅裙之悅目宮商之娛耳哉若使偶一見之偶一聞之此等種子一入于心眷戀而不舍至于獨眠靜坐時胡思亂想必將虛靈之地廣大如天者全

然占却使本來之善無地以自容矣由此加之以習予誠不知何所究竟也又如孩提之生未必遂知為盜偶見他人竊人之物而取之而亦竟取之矣初遂嘗試為之而人不之責也從而習之漸可以偷矣由偷而習之漸可以劫矣由劫而習之便可以白晝截人于道此豈其生惟使然哉亦習而日遠至于不移故耳故學焉其何以見智愚之為習也孔子于乾之文言歷指性中之德謂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至于貞而獨不言知何也

智也者性之發而後見者也故但以事幹二字發明知之根原而已蓋此四語皆是言性中之德故但云足以云耳非竟有仁禮義之可指也孟子四端字說在惻隱之上便是文言証據此節既分知愚又分上下則是其中便有個相遠字既說相遠便可知其是說習不是說性

習也者聖學轉移之一大機也性習之解不分昧于性則聖學之大本無稽昧于習則聖功之轉移無術

既言智又言愚既言上又言下謂言近乎謂言遠乎如以為言近則不應有智愚之懸絕又于智愚之中復有上下之懸絕如以為言遠則是此節斷斷乎言習非言性矣

孟子以時稱孔子以智字說在聖前以為貫始終之事此即孔子言智仁勇必先說智字之義蓋必見徹始終然後依次而行方克無悞知在行先亦是此旨見得明然後守得定亦是此旨文言之事止說事幹非由見得

極明何以為事之幹乎蓋智與曰德雖同具一性之中非徵于事為必無可見故獨居四德之後直以為事幹而不言智然天下有作為之事非見之極明則行不去故獨居事先而以為事幹然但為事幹則仍非有作為之時矣故于此不提智字政以智愚之分必從事上見出性中縱涵此理當其未發原無可分故曾子援引聖經但及明德據本體之虛靈而言智之本也孔子以為事幹此之義也陽明有見于此故極力闡發良

知

性者心之主此不動者也凡知之既萌皆動後事也故人但有智愚可分便不是言性上言性言性言性言性凡人生之聖狂異路善惡殊軌者非其至性然也性相近也習乃相遠耳凡習染之未甚深者皆可轉移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耳

日之光亦附地而明若麗于虛則無由以自見矣故晝日之明因地而有麗于實也夜則地面無日而空虛之中未嘗無日明麗于虛必無自見之義故離上于地則為明之晉離下于地則為明之傷離與他卦相配則無明可言正此義也今人之知涵于心體亦至虛耳然作之于事而智愚始可以自見故孔子之文言于元言仁于亨言禮于利言義于正宜可以言智而但曰正固足以幹事言智之本體而已論語中上智下愚不移是從

事上見得故有智愚之可分智愚既說在事上則是言習之遠而非言性矣若性則元善之長以虛為體有何智愚可言乎因性學不明于天下故性相近也兩章皆不知為言習而發也于性學而中節之和不同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唯怒為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

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于至善矣照按聖人之學止有治情之一法存養省察戒慎恐懼皆其事也其最易死者無若怒故顏子不遷而夫子稱之最易忽者無若好惡故大學一書自誠意章便以好惡言之推之則心正于好惡身修于好惡而家齊國治天下平亦莫不釐正于好惡好惡既正而猶有過者未之聞也章句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遠乎此便見得仁之為量統四德兼萬善天下之大盡歸仁中

非其既聞一貫未易解也

水之為性增一分無益迹虧一分無減迹盈無盈迹消無消迹分一為萬而分之迹不可尋合萬為一而合之迹不可辨達人觀之可以悟性子在川上當別有難言之妙旨也逝者如斯謂道體周通而無滯靈之妙也即所謂無方體也不舍晝夜謂道用日出而無窮虛之妙也即所謂無窮盡也

坦然行之而無疑位置曲當而無悞非至明者不能故

智者不惑在仁勇之先若或稍留疑義則惘然無辨疑畏不前何能做出仁勇

智天覺仁天德勇天才皆性也謂誠之幾為善惡然則此三者非一性之發而分見者乎而亦有惡之可稱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周易固盡性達天之學也論語中引詩書者多引周易者少所由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歟子貢曰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孔子之富美如不在

論語中則子貢之言無據矣若其富美即在論語中則曷不于論語求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不可得聞即不見富美之說也一以貫之猶之乎不可見也夫子之語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富美之實也若解為天下許我以仁將富美之實盡行埋却不知天下歸仁是說天下之大盡歸吾仁度量之中此正富美之實一貫之的旨也今方從自己身上做工夫而便曰天下許之學者平心自思有是事否

志于道一章原重道字道也者大用之所存也志也者通前後本末而矢諸心也體諸身通諸性命所以究道之本也達諸才徵諸事業所以充道之用也今人輕看游藝非也夫子以博文教顏子人生無窮事業非材不足以達之儘有修身慎行立心醇茂究其作用無一可稱者矣聖人之多能所以儲參贊位育之具也
顏子仰瞻鑽忽四語本言道體朱子以無窮盡無方體釋之深得其妙矣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大意

果何存乎觀斯未能信之言則開之確見無窮盡也觀三子之志在出曾點之志在處則不獨用時有道存矣是點之確見無方體也因二子所見各得一偏故以為大意也程子之解如是故愚謂宋儒之解一貫者獨程子耳
無窮盡者靈而虛無方體者虛而靈也若靈之何以虛虛之何以靈則聖人亦不能自言其故矣故伏羲之畫圖也必不能畫太極文王之卦但從乾坤而起不能說

乾坤以前周公之爻但說二用不能說九六以前孔子之釋元也但云資始而元字之實義到底不能分疏其釋筮數也但云分而為二而未分以前到底不可取象所由一貫之一聖人心會之曾子意解之到底不能多置一言忠恕一語亦周易取象之遺意耳一貫者孔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非其既聞終不知有此事何由知為不得聞也又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非其既得入門親見其所

以然何由知其中有此等美富也此與孔子天下歸仁一語相似一貫之傳曾子而外斷當以子貢為首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

執夫陳氏曰論語所重者唯一

仁字而仁則性中之長善也不讀此書則仁字性字實際幾乎貽誤一生

論語中諸子皆止問仁唯子貢與顏子獨問為仁然所問亦有不同子貢全問在作用一邊故夫子以利器為喻旋以切磋砥礪之法告之顏子所問則極精極密而全體大用俱在者也故以克己復禮說入極精極微本

然之地旋復以天下歸仁告之見此極精極微之地而
經綸參贊無窮之大用即此而在人知求為于作為之
地而不知大用實原于大本故天下歸仁一語特為為
仁言耳曾子子貢夫子嘗以一貫語之顏子聰明遠過
諸賢此即夫子以一貫教顏子也誤解作效則不達此
旨文前六曰聽之於心而後從之於口而後從之於身
孔子之教仲弓也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曰我不
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乃孔子固曰非爾

所及何也蓋其教仲弓是因事省察故教之以勿而子
貢之言無便是極濶大極渾成底故孔子云然
篇章詞賦之學務博求于名人之風雅描寫花樣期于
肖似故日弛於外性命道理之學務深求于聖賢之心
志返觀內照求懃自心故日專于內弛于外常懼他人
之不我美故常侈衒赫之光久則必將好名而夤緣粉
飾之術由之以起專于內者常覺我心之絕與人殊故
時具闇然之意久則常不自足而隱微深幽之地亦愈

難安。集註言不屈于欲，此四字最妙。凡人莫不具貴高之性，誰甘受屈于人，不知妄念一動，隱伏中甘為所屈，而不辭仔細思之，能不怵然自畏。與永光先生書。照童稚時聞先生研銳道要，湛精理窟，心竊向往。久矣。後抵燕，都得晤芝宇，心既自慰，且自疑也。嘗欲有所考証，徒以言之不詳，不能盡扣底蘊而止退，而自思聖人

之道，止在易象春秋及四子書。易具陰陽闡闢明大體，段春秋防微杜漸，明大作用。姑且不必深論。第以四子書論之，謂聖人之道不在乎是，則其為說當不至今日早有議之者矣。謂聖人之道在乎是，乃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能究極底蘊，抑又何耶。嘗怪世之學者，自發蒙於師，初授字義，略明句讀，未嘗不自以為書卷之理了然無惑。至問顏子所好何學，則已茫然。至問孔顏所樂何事，則又茫然。至問夫子不踰矩，何如矩，開點所見之

大意與夫一貫之旨未由之地卒未有不茫然致疑者然而三家村教書先生初知訓蒙便自謂鑿鑿言之了然無惑即如一貫之說謂以一理貫通萬事天下之大生人之衆未有不習言而習聞之者果如若解吾誠不知曾子當日何為至是而始有一唯也吾誠不知子貢當日何為尚疑信之相參猶不能直捷了當也吾誠不知七十子中如冉閔游夏輩亦皆身列四科心通六藝夫子何為俱未顯言而門人且有何謂一問也曾子以忠

恕告之果足以盡一貫否耶乃今之學者動謂聖人之意如是而止吾已了了矣則是今人智而諸賢愚也若猶未也吾恐聖人一貫之道必有研窮不及者存也照用是留心于諸賢諸儒之書務期有當於聖人之道請得以所會于一貫者祈先生是証焉

敬軒薛氏曰聖門答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動正心以修身也

告諸子至于仁之理則未嘗及也。照按何嘗未及只克已復禮便是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照按顏子之樂在心曾點之樂在境顏子之樂無時不然曾點之樂則有待顏子之樂只是胸中洞洞濶濶無纖毫係累今人試自己尋思我心中有係累否然後知顏子不易學也。

真西山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照按忠恕便是人已相接

之一貫特人未之察耳一貫濶大渾淪包舉忠恕切近明白易曉。

孟子

孟子曰性善先儒兼氣質而言許函谷嘗語崔後渠曰性譬良玉善則其溫也此語最有領會無有玉而不溫自無有性而不善者今兼氣質而言則子思發昏中節之說與孟子性善之言為不當矣學者平心自思必有分曉安得屈思孟而崇後儒耶其必兼氣質而言不過

誤看性相近也一語耳遂有幾善惡之說而後世相因未能改正豈知相近之說止對相遠而言由其後之大相懸殊而追索其初謂為相近相近云者只如云不遠云耳後邊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在天資明昧上說蓋賢不肖皆有為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行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既是說性之發用便是說習如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較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

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同焉受業一用心一不用心其知識多寡又大相懸絕矣則明之與昧因習而殊亦較然矣聖人言此原要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汚溺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其正意全在言外兩兩對勘便可知由習反性的妙理豈謂初生之始便有些子不同乎孟子嘗言之曰氣體之充也豈有充體者而認為虛靈不昧者哉

孟子工夫最密者無如集義見地最高者無如萬物皆
 備功之最大者無如性善效之最切者無如浩然事業
 之光顯無如正人心非身親做出何能說出
 孟子具參贊經濟只正人心一語耳觀其以羊易牛宛
 轉相引皆正心之妙也若其好色好貨之說雖未甚確
 皆是從君心上宛轉引掖者也

陳玉粟曰百世而下誰為孟子知心先生真可

以繼孟子之學矣

子思之言性以命之于天者証之故不待言善而先有

以觀其繼矣孟子之言性以驗之于情者証之故必言
 善而後有以原其始也然由大本而率為達道則情之
 不爽不待言矣說仁義而以為根心則從出之源頭亦
 可識矣
 性善之說匪特與告子辯論極其精詳如孺子入井孩
 提知愛皆極親切親親仁也固不待言敬長義也便成
 人亦是如此闕牆之兄弟而外禦其侮不仍是不忍之
 心油然而生乎所由謂仁統四端兼萬善也孔子以大哉

獨贊乾元而文言以為善長便是此旨。常人之情聞哀矜慈惠之語則油然動其心聞刻薄殘忍之言則怫然變乎色所性本善蓋可知矣。此不但中人以上者然也。盜賊僉壬莫不如是特轉念不然耳。是習也而非性也。故曰習相遠也。

羊舌氏狼子野心出左氏傳與孟子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相似。終孟子固已確辨其非矣。後儒不察猶引以證性何也。

樂善者聞言而喜彼在中之善為之招也。如是久久惟見其慊投之以非所樂則不覺其相忤故嘗有怒然不安之情。即大不善之人其初豈便若此。只是集之既久其勢既盛不覺反容為主耳。所以謂為性善也。孟子以好善許樂正子善而果好則集義之勢。于是乎存慊心之機。于是乎在故許之顧善之在人集之難不善之在人集之易。坤之文言所由曰蓋言順也。直言塞天地此即中和位育之妙也。天下歸仁正在于

此子貢之美富亦是如此如但以空虛之氣便爾能塞彼世間匹夫之勇剛愎自用其氣亦能塞否耶故下文又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須知禮樂刑政能塞之具也裁成輔相能塞之用也下文義道則能塞之本也然觀一配字豈不說在行上觀下文集義行義之說豈不說在行上然而性善之妙即在于此若其性善之妙功名念重利祿橫塞胸中非此不快然而彼之慊則此之餒矣皆所謂反客為主習而安焉者也其實止知字

一關未能打透天之一字未見分明集之一字未能履到實地遂不免為庸衆之歸耳豈必窮凶極惡然後謂非聖賢乎然而些小之善不到慊然地位究不克為聖賢甚矣集之難也

孟子集義即顏子克己復禮之功已外也故曰克禮內也故曰復猶不安其室而復歸者然也孟子曰非義襲而取之也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其告子之內仁而外義也孟子曰義非外也故孟子之義即顏子之

禮也是已離室家施旋招集之說也但顏子之復七日之復也孟子之集是敦復無悔者也然也其言于內集之亦易易也長善之德具于性初觸之而動則貴其有行行而得斯謂之德逮于觸之而時時動于善矣非此不快矣斯慊矣為惡而無忌憚必有慊心之時樂善而不倦亦必有慊心之時此與時習而悅相似夫善之集也最難惡之集也最易集善難故孟子著慊心二字集惡易故孔子于坤之文言便曰蓋言順也言其

勢之甚便而已何也人之為惡不要有心去做但只消因循苟且曰不大傷害無窮之惡集之何難惡之積也既易則善之積也亦愈難安故孟子鄭重言之蓋天下

一事之勉致恒覺其苦苦非順也一時之偶爾旋即于忘忘非慊也慊也者坦然暢然之致也集也者不一時不一事也便是孔子自志學以至不踰矩皆慊也皆其集焉者也顏子非此莫之好矣

長善者吾心之德慊者吾心之自樂也故曰非外也

惡人之集不善也非其性然也其初亦嘗試之而偶為之耳試之而無他也有甚于此者而亦嘗試之矣又試之而無他也有更甚于此者而亦嘗試之矣逮于窮凶極惡而不可返斯為惡人斯亦集而後有者也故孔子于坤之初爻特著順字之說謹始慎微之妙也夫天下窮凶極惡人豈皆習而安焉者乎或有欲而不窒或有忿而不懲嘗試為之其心必有不安者存殆久而忘焉再蹈前轍其心仍必有不安者存至于罪大惡極牢不

可破雖平旦之氣亦必仍有不安者存斯其不快亦已甚矣故能慊之心必歸諸集義之人何五之古何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此言豈不太高今人上看朱子便不敢輕易議論一字况聖人乎竊謂今人之自待薄矣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後人不明性善二字遂覺聖人是天地生成的一般苟具此心將不流于匪僻僉壬而不止矣宜其不敢于先儒輕置一語也然德之不修不克學有

為之顏子徒恣其狂誕妄擬古人則又先儒之罪人也
孟子之私淑畢竟有可以自信之處今人自思果何者
為可以自信者乎子思曰率性之謂道又曰發而皆中
節孟子曰非由外鑠則率性之謂也孟子曰性善則發
皆中節之謂也此其所由自信者歟故以為私淑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又曰天下之言
性也則故而已矣與孔子文言元亨利正之旨同義凡
鑠之者皆在外者也火之鑠金非金之本有也鑠之久

而金之全體皆火也聲色貨利之誘諛邪偽妄之叅非
性也習也陽明以為良知允哉知而不良外之鑠習之
遠矣故孔子曰習相遠也

程子謂康節講易儘說得好聽朱子曰此便是程子不
及孔子處然朱子于子靜之卒哭已曰可惜死了個告
子朱子此言恐與好聽之說相似門人未察其實於是
謂孟子闢告子矣
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後來荀揚如性惡禮偽善惡混之

說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辯論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于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諸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曾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請益之詞也今觀其立言之序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為矯揉此即性偽之說也得戕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為湍水之喻此即善惡混之說也得

搏激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又疑生之謂性此則佛氏之見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內仁而外義及得耆艾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確而切美且備也此皆一節節打通一步步入奧者也若非節節打通步步入奧烏得始終各異其辭淺深各異其見乎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寢食不忘諄諄性學如告子者幾人甚矣告子之未可量也顧乃以孟子為闕告子何耶

論語稱子者絕少子貢子張其字也有子曾子門人之稱也箕子微子蘧古之稱也顏子亞聖猶稱其名萬章陳臻充虞彭更公孫丑皆稱其名而告子樂正子公都子獨以子稱其非異端明矣觀其諄諄向性學打點則其稱子也固宜或者不察謂為闢告子誤矣豈其既知性中有善惡惡又知仁義皆不待外求反不若後儒義理之性氣質之性變善惡而文雅其詞者為得解乎後儒之論有不可盡遵者此例是也今人讀孟子書若但

章章分看則以為闢也宜矣如必合前後而較量之則其前後淺深當必有辨蓋人之論人有論世之法而人之誦詩讀書亦須有誦詩讀書之法也

形色天性是以性釋形即孔子藏諸用之旨也仁者人也是以形釋性即孔子顯諸仁之旨也何形非性何性非形孟子私淑諸人其深契一貫之妙深達發皆中節之旨歟子思之大本達道斂位育于中和皆是之故也思孟以後則形性分矣一貫之所以難也夫形色天性

也此語惟孟子道得出後儒則道器之分諄諄不休矣夫龜之朽骨著之腐草聖人用為前知之具此何義乎不知血肉草木無情之物皆天地之靈化所生故至濁亦含至清至蠢亦含至靈至無用皆含有用故遠祖之骨亦可以福至遠之子孫則天下之塊然不靈者莫非天靈之運化蓋可想矣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獨不言身之本廣土衆民章言之矣仁義禮智根于心本幹也根則本之所由以生枝葉之所由以茂也晬面盎背則一身之事而幹與枝葉自不待言若不培其根則不慊而餒矣烏能晬面盎背達于家國天下而稱浩然乎孟子繼往開來得稱亞聖惟在性善二字于楊墨則闢之以其充塞仁義也於告子則辯之明其似是之非也非闢也後世讀書窮理用為博名之具乃至夤緣奔競無所不至則仁義之充塞甚矣性命之學絕不掛口其亦見棄于告子矣若使告子而司性學之衡政恐入選

者蓋寡

程朱以後言性學者或廣取諸家之說而示之博或獵取先儒之論而莫之斷竊懼好名之過甚而窮理之未精也夫羣言淆亂則衷諸聖要當以孔孟為之主耳告子之不動心雖由強制特屈于孟子一人如第縱吾心之所欲而不求所以不動若告子強制亦胡可多得哉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與孔子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子思天命之謂性無異皆是一脈相承

原原本本確有根據今于盡心知性中間添必由二字竟是知性在未能盡心以前試問古今來有不窮理而能盡心者乎試思知其性也與下文知其性三字有異乎無異乎若說作兩樣道理謂知其性方能盡心知其性方能知天則是不必盡心而亦有知天者矣必非孟子相承說下之旨若將兩個知其性說作一樣道理則盡心精而知天細又必不能強合豈孟子相承說下之旨須知此說即窮理盡心至命之說蓋窮理是初學時

逐事逐物求明工夫盡心亦是如此盡字與窮字相似都在用功一邊說特窮也者不極不止之謂盡亦求到極處之說天下何理不具于心故盡心便是窮理之至性也者此理從出之大原也故盡心到極處便能知性天也者又心性之大原也故知其性則性中所涵之天不待言矣用一則字說得極便易蓋天即在性中未有不知天而可謂知性者也既知天在性中而曰盡其心者必由于知其性則是知性知天皆在盡心之前既已

知性知天矣尚欲盡心亦何所冀乎程子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照按善推其所為之說亦前聖所未發龜山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心照按孟子正心之說從周易文言來故確乎謂性為善而孟子絕大本領可以參贊位育者只正人心三字耳朱子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

朱子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說正要人于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物事而今之學者且要得動靜只是一个物事朱子此論方與孟子之性善孔子之一貫相合解斯義也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與則見其倚于衡

也豈有異道乎然而靜中之含蘊實不可量如當愛當敬者發出來本是兩樣物事而愛則仁也敬則禮也二者原不同德二用亦不必同時然當發而為愛時而敬之理仍在中也當發而為敬時而愛之理仍在中也有形之物實而取之則其器虛矣而性獨不然故曰天下歸仁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性稟受處說子思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個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昏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照按繼善之善從造化說不從稟受說此語最佳深

合乾彖與文言之旨蓋乾之元即乾之善故當其亨時所由謂為溥美利于不言也文言說人性之元亦即以善長稱之本乾元之善而立言也唯乾元為大善之聚故其于各正也亦遂以太和言之保合者自其命賦而言也繼此善以成其性即保合之太和而已故其在人亦遂以元為善長即所繼以成性者也子思有見于此故說出率性之謂道孟子私淑諸人故斷斷乎謂性為善皆其原于孔子者也繼善之善性善之善止此一善

原無分別安得曰性善之說自孟子始乎
敬軒薛氏曰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
善故性有善而無惡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
時措之宜異爾孔孟易地則皆然照按春秋時五霸迭
興臣強君弱漸有驅制同儕決裂臣道渺視周君之意
是君權將替而臣道已亢故孔子作春秋寓意于尊周
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强悍自用臣

道亦已不振而草菅民命各圖恢擴故孟子遊齊梁說
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前曰情而後曰才何也情也者性之
動而靈明者也事無鉅細險易皆一情之動用為之人
知為動用之能而不知其實原于性故孟子遂以性之
動用處命之為才比如太極為本一亨而為陰陽後面
兩儀四象以及六十四卦備萬物之數者莫非陰陽動

用之能也故孟子遂謂情為才予所由謂仁義禮智為天德其行此四德者即天才也

日出而不匱充塞而溥被太和之能也充于形骸達于四體人始有動用之能孟子曰形色天性蓋有由然矣又曰不能盡其才離性而別有才歟至于瞽者善聽聾者善視跛足者善倚皆其形使然非性之然也解此方知氣質不可以言性

龜山楊氏曰孟子處世衰道微之時使楊墨之辨息而

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于天下而民免于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照按世之止知功名而挾詐營私不知上下之義與楊氏之無君何異釋氏之無倫則較揚氏而更甚矣顧世之禪學猶有人焉嗔之詆之而顯然冒于楊氏者乃在學士大夫可不慎哉問孟子露其才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朱子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

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照按宋儒又是一般氣象試看孔子之門人便知蓋孔子之門人各各欲成就真實本領絕無一個知有聲名的絕無一個向言語中自行標白的

五峰胡氏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麗法強制而能不動照按告子亦是戰國時亟欲留心性學之人止被朱子說作孟子闢告子便把告子說壞了倘其時人人皆如告

子縱未到聖賢地位安復有縱橫堅白之人擾亂天下今試將告子幾章接連看便當知告子矣觀孟子養氣章盡舉告子之不足處而是正之何嘗直薄其為人况時至戰國孟子而外有幾告子乎

慶源輔氏曰人說孟子論性不論氣若以生之謂性章觀之亦未嘗不論氣也照按生之謂性章便是說告子言氣之非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照按何嘗發自孟子乾象已詳言之子思已明述之今止援繫辭繼善之說而不援乾象太和之說是仍未知太和保合是所性之大源也

又曰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照按說物欲之蔽則可說氣質之拘是仍說有氣質之性萬不可也未聞

敬軒薛氏曰孟子知言亦本於孔子不知言無以知人之說孟子言知言即孔子所謂知者不惑其言養氣即孔子所謂勇者不懼又曰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照按實自乾象來孔子子思一脈之傳也今人不先攻透周易而遽爾言學皆無本之學也若知性善出於太和則以氣兼言亦可然亦止是善氣並無惡

氣觀其特提出和字可知
敬齋胡氏曰孟子發夜氣之說于學者最有功蓋心也
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
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于旦晝之間不為
物欲所汨照按必將氣與習辨得明白方知真性今之
所謂性皆外面之物染耳
又曰孟子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是提出一個性字其
所以闡明這性是點出一個善字照按子貢曰夫子之

言性不可得聞是就其教門弟子言也至周易一書則
全言性矣孔子學之韋編三絕可知文周聖聖相傳皆
是如此從而上之精一執中亦是如此今人不打透周
易安知孟子有自來乎



其安味孟子亦自來平其言辨得明也古如真性小之
 其味其辨而止之語一其中心亦其味其今人不作其風
 全言卦義其平其言辨得明也古如真性小之
 言周易函書別集卷十坤卦卦辭也至國品一書傾

總校官編 修臣 吳裕德

江南道御史 臣 劉坤

校對生 員 臣 劉堅

蘇林官維
新刊吳郡
蘇林官維
蘇林官維
蘇林官維



110X
504
7